

友人妻

金滿成著

上海光華書局印行

979915

62点

复旦大学图书馆

友人之妻

金滿成著

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1933



FUDAN JF2000057240B 复旦图书馆

一九三一年二月初版

一九三三年四月三版

3001——4000册



每册實價大洋七角

外埠另加郵費三分

減售貳折

目 錄

1. 參考書.....1.....40
2. 一片革命聲.....•41114
3. 友人之妻.....•115 134
4. 金的價格.....•135 196
5. 時裝競賽會.....197 227

參 考 書

一

我的朋友春郎，着實是太可憐了。自己除了自己的生活應當負擔外，還要負擔三個人的生活：一個是他的妻子；一個是他的兒子，一個是他的女兒。

從南京失業以後，他一向便住在我的家的後面，吃飯同在一起。他的生活，便全靠他寫文章來維持。但他又不是小說家，可以胡謔出些故事來

錢；他是一個文學史家，作文章須要有實際的材料。

他太苦了！從清早天一亮就起床，（因為遲了孩子們起了床他便不能工作）但是翻書，“翻，翻，翻，不知翻到那一年！”正如他妻子所說。

“春郎，我看你太累了，休息一下罷！”我一天清早偶然起早有事去找他，便這樣說了。

“一點法子也沒有！書局裏錢已經先支了五十塊，是催着要稿子。

——寫了多少了？

——多少！才寫到唐朝；這兩天正寫李白。”他最高興我給他談到他的著作，他將以此成大名的著作。我於是接下說：

“研究李白是太艱難了。稍一不慎，便要弄出錯來！

——可不是麼！孟明。你憑，手邊的參考書又少，又沒有錢買書。

——你要些甚麼書，說不定我可以幫助你呢？

——你有的書，定然是我不要的。你只有廚川白村，法郎士，菊池寬，屠格涅夫，托爾斯太……得！頭都痛了，聽見你的書名！

——我也有古詩源！陶淵明集……”

春郎笑了。這些書還用你說，他自然有的是，雖然窮的話。他所欠缺的，是那大套的，貴的，難于購置的東西。我明知道我自己的所謂線裝書者，是少年到惹了他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者說笑的態度，但我莫名其妙地總想幫助他找參考書。我固執地說了：

“到底要些甚麼參考書呀？

——新唐書，舊唐書！你有麼？”

說完，他又笑了，因為覺得這一下把我問窮了。

“我沒有，不過我可以想法借到。

——真可以借到？

——可以。”口頭雖然強硬，胸中並無成竹。說完了話我才盡量的想我的朋友，大家都是一般窮人，誰置得起這動輒數十元的書呢？沉默了幾分鐘，我才想到了。我說：

“我有一個朋友，商務印書館辦事，商務印書館不是有一個很大的東方圖書館麼？他可以替我借，我借來便轉借你。

——好極了。”他這時候信任我了。

天氣很冷，但爲了去借這部參考書，同時也想到書店編輯處去看看稿子。同時是想看看我這位朋友魏成的新婚夫人，我披上大衣出門去了。

巧得很，我的時間算得準；剛去，他便是出門到編輯所去辦事的時候。我一納頭碰見他：

‘好久不見了，魏成，你的新夫人呢？’

——她不在家，出門去了。

——那我便不再進去坐了。我有一件事同你商量。

——好，或們一面走着說。

——不大要緊的事。我想請你到東方圖書館給我借一部書。

——甚麼書呢？

——新唐書與舊唐書。

——你看這些書？

——是的，我近來忽然想看看中國的東西，我想編一點東西出來。”我不願說這書是替朋友借的，如此撒謊了。

“好，明天或者後天我給你送來。”

——用不着，我自己到你家取好了。

——你現在到那裏去？

——你不知道我現在一家書店作編輯麼？

——知道，但不是知道是那一家。

——新書書店，編輯所就在書店主人的家裏，隔這裏不遠，明和里十九號。我現在想順便去去。

——我想去看看你的編輯處，但現在也來不及了。等我從編輯所回來，如果有空便去找你。

——說不定我走了。

——再見罷。

二

這一天編輯處來會我的朋友特別多。從下午我去時起，一直到五點鐘止，都不斷地是招待朋友。來便是講新書的問題，出版的問題，有時高興也旁及于戀愛的問題。

五點半了，我該回家吃晚飯了。正要出門，朋友魏成來了。

“今天借書真容易，立刻借來了。圖書館說舊唐書已經借出了。只有新唐書。這一部是中華書局的影印版，字稍小一點。”

——不要緊。

——一共十六本。你拿得回去麼？

——可以，難得你替我送來。

——不是，這也是因為順路；而且想看你的編輯處。很好。你自己一個人在這裏辦事麼？

——完全一個人！我唱的是獨腳戲。招待，編輯，校對一切都是我。

——樓上？

——便住的是新書書店的主人王先生的全家。這樓下的這間大屋，便是我一人獨自的辦公處。我去了以後，便把門隨便關上，也沒有鎖；好在很清靜，這裏也沒有人來。前一次我丟了十塊錢在桌上，第二天還在。

——你到我家裏去吃飯？

——不去了，天氣太冷，回家晚了，黃浦灘的風！……”

我的朋友魏成是一個有君子之風的今之古人，作事是十分細心，說話是異常慎重。他雖然與

我是朋友，但看我對於一切都含滿不在乎的態度，是表示相當的不滿的。然而他總也不肯有甚麼表示。他看見我的編輯處亂翻着，總懷疑我會把別人的稿子弄掉。

“我去了。”他說：“你出門回家以後，你這編輯處還是鎖一鎖才是……”

他去了，我想起來總覺得他有些小心得無理取鬧！一個窮書店的編輯處！一些亂稿子，一瓶墨水，一盒漿糊，一管破鋼筆。一些白紙。誰偷？那人除非有些神經病！而且，再說，樓上便住的是本書店的主人，外面還有一道鐵欄杆門，有人進來，娘姨廚子們總是會聽見的。

無理小心的魏成去了以後，我獨自稍稍理了一下稿子，便把新唐書夾在手中，就出了門。剛一出門，看見天有一些小雨，我折轉去想用張緞紙包一包這十六本大書，免得對不起圖書館。包，始終因為太多太大的原故包不好，于是我想作為兩次

拿，我放了八册在我的桌子抽屜裏，只包了八册回家。

“書給你借回來了，春郎！”我高興得喊了他。他走過來接書一看：

“才·本？”

——我放了八本在我的編輯處。明天或者後天一定帶回來。

——好。

三

第二天我去編輯處，抽屜裏的書出我意外地少了三本。我不能不跑上樓問了。

“王先生，

——甚麼事？孟先生？

——昨天我回家去時，一部新唐書只帶了八本回去，還放八本在抽屜裏，現在少了三本。

——少了三本？不會罷。孟先生仔細尋尋看。”

我下樓仔細尋了。這間屋子，雖然說是一個書店的編輯，但是東西却非常之少。只有一張寫字檯，一張吃飯桌，三四把圈椅，一把躺椅。除了我的寫字桌上有兩三本小說外，其他任何地方是不曾放過甚麼書或其他的物品。說到在這間屋子尋找東西，恐怕最容易不過了；只須五分鐘，你可以連壁爐的煙灶也可以看透了。

我找了又找，書始終是少三本。王老先生也下樓來找。看見他在我找過的那三個抽屜上用功夫，我連續地阻擋他：

“王先生，我找過了。”

這話自然無效，他還要再抽一遍，再看一遍，再在桌上翻一遍，彷彿這是奇蹟，可以因為找者之不同，而有發現與不發現的區別一樣。但是，他最後也說了：

“沒有。——這書容易買麼？”

買是容易，不過貴一點，買全套要七八十元；
稿是二十四史中的一部，不單賣的。

——那麼，怎麼辦呢？

——王先生，你問問看，他們有人拿過麼？”

這句話提醒了他，他立刻上樓，我也隨着上
樓。他把廚子娘姨叫來問：

“你們看見樓下孟先生屋裏的書麼？”

實在說，他們斷不會拿這書。這書全套雖然
貴，而三本能值多少錢；何況，十塊在桌上都不要
的他們，這要說是他們拿去了，真是冤。我即忙說：

“不是你們；……昨天我去後，有人到過我的
屋子麼？”

——沒有！有人來我們都是聽見的。”娘姨先
回答。

因為這一問，於是十五歲的少爺，十七歲的
小姐，王夫人，王夫人的姪兒，全圍過來了。王老先
生指着他的小姐少爺問：

“你們拿過孟先生屋子裏的書麼？”

他們聽見父親這一問，莫明其妙地臉都嚇紅了；吃吃地答說：

“我……我們……從來……素沒有到過孟先生的屋子。”

王夫人說：

“孟先生書放在那裏？

——寫字桌的抽屜裏；八本新唐書少了三本。”

王夫人聽了這話，帶着娘姨也下樓去了。大家都像瘋了一樣，在那絕對不能發現的原地方，如搗糝一樣再翻了一遍。我的心裏更格外難過起來。掉了三本書，讓大家這樣驚惶，真是太過意不去了。

王老先生雖然經營着這新書的買賣，但自己却是一個舊禮教舊思想之下的好人。他治家非常嚴謹，不道德的行爲，斷乎不會在他家裏產生。他是一個潔身自好者，他不讓他的名譽有所損污，與

時髦女子不諱她的白印度綢上衣有所損污一樣的固執。若是說書真在他家裏丟掉了，他寧肯犧牲八十元買一部賠你，也不肯讓你向別人說：“我的三本新唐書，在王誠家掉了”的。他誠實地說了：

“孟先生該不是記忘了，昨天多拿三本回家麼？”

——的確沒有記錯。昨天我回家時，因為下雨，我只拿了一半，八本，剩了八本在這裏……”

我還沒有說完這話，我看他臉上實在有一種不滿意我的表情；彷彿是我有意誣賴他一樣。他甚至略有些不自然的說：

“書在我家裏掉的，我當然該負責；我這裏拿八十元買去好了。”

請問，雖然窮，這樣的錢我能接受麼？嚇得我昧着自己的良心說：

“的確，說不定也記錯了；我回家找找罷；”

我沒有記錯，書實在是掉在那裏的，只是這像